

記多倫多之行

(續)

訪問南山寺

二十三日下午，我們的旅行節目，是訪問南山寺。

南山寺不是一座大寺，僅是一棟普通的小民房。估計它的建築面積，最多只有二千平方尺。它的前面沒有顯著的佛教標誌，走近一看，才見到門外牆上掛着一塊褪了色的木牌，上面寫着「加拿大佛教會」字樣。進入室內，裡面的一道門楣上，又有數指寬的一個小橫牌，寫着「南山寺」三字。字體工整優美，非常顯著。見到「南山寺」三字，我順口唸出了陶淵明的二句詩：『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』。同時，我也想起了唐代道宣律師和圭峯宗密禪師住在終南山的情形。終南山我沒有去過，但是，由於研究中國佛教歷史，我對那裡有着無比的向往，那裡是古代孕育佛教巨人和龍象的發源地，影響中國佛教既深且遠。今天來到「南山寺」，由「南山」二字，聯想到終南山的種種，這是多麼不可思

議啊！

南山寺的佛殿，就在進門的左邊，佛殿不大，只能容納二十人，我們禮佛之後，到一個小客廳上吃茶點，客廳也不大，十多個人坐在裡面，便有人滿之患的感覺。接着我們去看地下室，地下室比較寬大一點。南山寺雖然很小，但是，它與多倫多佛教發展有着很深的關係。二十多年前，性空、誠祥法師來到多倫多，第一個買下來做永久佛寺根據地的，便是南山寺。後來，湛山精舍建起來了，南山寺便由體聞、體修二位尼師居住管理；覺岸法師來多倫多，也住在這裡。南山寺現在成爲女衆的道場。

體聞、體修尼師是上海人，我是蘇北泰州人，論起省籍關係，我們同是一個江蘇省的人。她們二人在家原是親姊妹，出家又是師兄弟，頗爲難得。早年她們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，也在社會上服務過，中日八年抗戰勝利以後，移居香港，各有家庭，年紀大了，徵得家人同意，禮誠明法師爲師，剃度出家，獻身佛

教，從事弘法活動。

離開南山寺時，我請界誠法師替我拍了一張照片，作為訪問南山寺的紀念。

文殊院赴宴

去年我在舊金山時，曾聽周常琦居士談起，圓智法師移民加拿大了，在多倫多定居，成立了文殊院。我沒有圓智法師多倫多的通訊地址，無法寫信向其致問。

我認識圓智法師，是從一九七六年去香港旅行開始的。那時我在台灣中華佛教學院教書，利用暑假，第一次去香港旅行，住在衛城道妙法精舍。謝道蓮居士的家，在美麗閣，相距很近。一天，謝居士在電話中告訴我，圓智法師想請我和淨海法師吃飯，他要看看我，因為，他在「內明」月刊上，常常看到我的文章。那天下午，我和淨海法師去赴宴，吃飯的地點，好像是在如意齋（香港佛教聯合會樓下）。第一道菜是燕窩湯，謝居士說，這道菜價錢很貴，要我多吃一點。吃過晚飯，承蒙他們的盛意，還陪我們乘坐登山纜車，到太平山看夜景。一九七八年的秋天，我在長島世界宗教研究院圖書館閱讀敦煌膠卷，圓智法師來美加旅行，我們又在紐約華埠見過一次。他給我的印象很深，是個非常慷慨熱情的人，瘦瘦的身材，說着一口山西口音的話。聽到圓智法師的聲音，不由使我想起在台灣認識的賈懷謙居士，他們二人的山西口音是完全相同的。那年在紐約華埠見面，又是十多年了，這次我來多倫多旅行，很想去拜訪圓智法師。

訪問南山寺後歸來，回到三樓房間休息，六點鐘左右，誠祥法師到三樓告訴我，圓智法師來了，請我們去文殊院吃晚飯。走到佛殿上，遠遠地見到圓智法師穿着黃色海青，忙碌地週旋在許

多法師和居士之間講話，我們相見之後，互相行禮，是立即告訴我，最近在「內明」月刊讀到我的「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」長文，非常高興。我尚未來得及回話，便被大家催促着乘車去了。

文殊院是一棟普通民房，面積不大，看來最多不足二千平方尺。佛堂很小，但佈置得非常精緻莊嚴。下面有地下室。隔壁有棟同樣形式同樣大小的房子，據說也是圓智法師的，現在正要出售。爲什麼要出售？我沒有因緣單獨跟他談話，無法知道箇中原因。我很希望有機會個別跟他交談，了解多倫多佛教的傳播活動情形，及他在多倫多弘法的感想，未來的佛教，應該向着什麼新的方向去走，可是，我始終沒有這個機會。

文殊院的這頓素齋，做得太好了，不但材料豐富，手工精細，燒煮得法，口味更是屬於第一流的。在美國和加拿大，無論到任何一間素菜館，無論付出多麼高的金錢代價，也不會吃到這種色香味俱全的素齋。因爲，其中有些材料，不是美加市場所能買得到的，即在中國大陸和香港，也是屬於很少的稀有之品。加上多倫多的這班女居士，集合了許多人的心力智慧，共同研究，通力合作，從失敗中記取經驗，而後獲得豐富成果。僅僅憑着這些經驗與方法，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備的。這種第一流的素齋，唯有在多倫多文殊院才能吃得到。筆者不是吃了他們的素齋，有意在此作義務宣傳，事實確是如此。

最近二年多來，每天晚上，我只吃少量水菓，不吃其他東西。我不是「持午」，而是遵照醫生的囑咐，保持一百二十磅的體重，不要增加，以免加重「開心」後的心臟負擔。這次隨着旅行團出遊，我臨時改變了二年多來的生活習慣，晚上跟着大家一起吃飯了。我改變這一生生活習慣的原因，是基於多方面的考慮而來：一、我怕主人知道我晚上不吃東西，只吃水果，必須爲我另外準備，增加人家麻煩；二、既然出來過着團體旅行生活，大家生活

應該取得一致，別人都去吃飯了，只有我一人不吃，就團體的整體來看，這是顯得多麼不調和；三、我恐怕有人不了解我不吃晚飯的真正原因，背後說我「標榜持午，故意賣道」，引來許多不必要的猜疑和誤會。因為考慮到這些問題，所以，這次旅遊期間，我跟隨大家一起去吃晚飯。只是自己警告自己，每餐盡量少吃，免得營養過剩，增加體重而已。文殊院的這頓素筵，由於口味太好了，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慾，還是吃得有些過量了。

吃完了那頓晚飯，外面已是黃昏時刻，文殊院的那些居士們，還未進食，爲了給她們方便，離開宴席，我們也就告辭回湛山精舍了。

參觀科學館

這是我們來多倫多的第三天了。

上午九時，由誠祥法師帶領，陪我們參觀多倫多科學館。多倫多科學館，距離湛山精舍不遠，開車一會兒就到了。離開停車場時，樂度法師宣佈，十一時大家到停車場上車。參觀多倫多科學館，要購門票的，成年人五元，老年人有優待。誠祥法師七十多歲了，他有老人證；石太太和李太太，也有美國老人證。其實，樂度法師也夠資格稱爲老人了，他今年已經超過六十五。我們其他的人，還沒有達到老人的標準。加拿大這個國家真是了不起，無論是加國的老人證，或是美國的老人證，都是一視同人，一律給予優待。這樣的情形，在亞洲國家大概是無法做到的。

科學館的外貌並不雄偉，只是一層的平房，但是，走進去以後，才知道它是一個依山坡地形建築的連體建築物，下面一層一層的建築，範圍相當大，裡面的陳列品非常豐富，分門別類，井然有序，適宜老、中、青各種不同年齡的人參觀。我們由於時間有限，只能做走馬觀花似的參觀，馬不停蹄的從這個陳列室走到

那個陳列室，好像還未全部走完。每項陳列品的簡介說明小牌，我們也沒有細看，時間到了，就離開了科學館。如果每個陳列室的所有陳列品，逐件逐樣的仔細去看，看看它的簡介說明，可能要花大半天或一整天的時間，才能看完。我在一面參觀，一面心想，美國與加拿大，每個著名的大都市，都有博物館、圖書館、科學館、動物園等等的設置，而且內容豐富，管理嚴謹，好像沒有這些設備，就不能成爲一個大都市似的。西方民族重視這些有關社會大眾教育的設施，不惜金錢的投注，所以西方人的科學知識能夠不斷地進步，有着新的發明產品出現，尋根究源，都是受到科技教育的普及所致。因此導致民富國強，社會進步。反觀咱們中國，執政的當局者並不重視這類有關社會大眾教育的設施，縱有只是象徵性的點綴而已，中國的科學技術永遠落在人家後面，不是無因的！

弘法精舍巡禮

走出科學館，到了停車場，我才知道我們今天參觀的第二個節目，是去弘法精舍。

從科學館到弘法精舍，是有一段路程的。誠祥法師今天是五星上將帶路總指揮，坐在我們這部大車子的前面，指揮着王貞博開車。由於他的光臨，我們這部大車子，今天總算有了「揚眉吐氣」的機會，出足了風頭。二三天來，我們都是跟在人家後面走，可憐兮兮的接受別人的指揮，老天有眼，今天讓我們從後面走到前面「出人頭地」，風光風光，扮演一下「開路先鋒」，指揮人家的角色；坐在車子裡的我，「與有榮焉」！可是，誠祥法師的指揮，發生了一點小錯，讓我們在高速公路上，多走了一個出口才下來。不過，誠祥法師說，不要緊的，只要向着右邊開，朝着弘法精舍的方向走就對了。誠實可愛的王貞博居士，聽從誠祥法師

的指示，沿着那條路向前開着，一直開到了路的盡頭，還沒有見到弘法精舍，誠祥法師也沒有看到他那個熟悉的高樓建築，因此，三部車子停下來問路，問了好久，才算問清楚了，我們的方位沒有走錯，只是走偏了一丁點，轉了二個灣，便到弘法精舍了。

弘法精舍是棟三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築，下面有地下室，每層面積有五千平方英尺，是個縱深長方形的樓宇，中間沒有柱子。它的前身原是一家高級大餐廳，四年前湛山精舍出資六十四萬將之購下，作為弘法活動場所，旁邊有大型停車場，鄰近華埠，門前就是街道。四年來的房地產飛漲，多倫多亦不例外，據誠祥法師說，現在僅是那個停車場，有人自動出價七十萬，他們不想賣。

走近門前，底層門上懸着一幅橫額，上面寫着「加拿大佛教會」及「弘法精舍」幾個顯目大字。進入裡面，是道雙重門的設計，上下樓梯，就在兩重門之間。現在下層用做禪堂，二樓是念佛堂，三樓是圖書館，地下室是衛生間、廚房、餐廳、及辦公室。我想，如果用一層改成講堂，排成電影院的坐位，至少可以容納七八百人聽講；如果改成佛殿，容納三四百人拜佛誦經，也無問題。這棟樓宇太好了，也太適用了。我們竭誠地希望性空、誠祥法師，除了現有的講經、坐禪、念佛的弘法活動之外，還要積極地展開其他的各種活動，如成立研究性佛法專題講座，英文佛書的編撰與印行，佛教定期刊物的出版，小張的宣傳品印製。此外，如佛教音樂隊（包括梵唄與歌曲），佛教舞蹈隊（包括古代的許多佛教舞蹈），佛教縫紉刺繡班、素食烹飪研究班、插花供佛班、佛教青年隊、佛教兒童隊、佛教服務隊（包括醫院、老人院、及一般家庭訪問服務）、佛教臨終助念團，急難互助等等。從不同的方面，展開不同的活動，把大乘佛法的理論，發揮到實際的行動上，由中國人而到西方人，讓它在西方國家，切實地生

根、成長、茁壯！

今天我們在弘法精舍吃飯，性空法師與圓智法師，以及體聞法師都來了，這頓午飯，是由弘法精舍許多女居士們負責發心供養的，雖然吃的是自助餐，但是，菜式之多，琳琅滿目，有水餃、麵條、白飯，以及各式各樣的素菜，口味甚佳。我拿了一份，坐在遠遠的一張桌上進食。我不敢坐在靠近人多的地方，恐怕有人會加菜給我。昨天晚上吃的有些過量，今天必須嚴格的自我控制。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，遇到人家拿菜給我，知道是人家的一番好意，不忍心予以拒絕，只有接受，可是，却苦了自己的肚皮，也超過了自我約束的食量。坐得遠一點，總能免去這分災難吧！

多倫多的居士們，是非常熱情的，頗令我們感激，她們放下家裡的工作，出錢出力，親自燒煮，殷勤地招待。

吃過午飯，回到佛殿，攝影留念，有部分的合影，也有團體合影，不知道將來我能否得到一幀團體的合影做紀念呢？

計劃中的佛教公墓

在多倫多的南邊，相距約有一小時左右車程的地方，湛山精舍購買了一塊二百英畝的土地，計劃中開闢佛教墓園。吃過午飯，我們的行程節目，便是去參觀這塊土地。

上午從科學館到弘法精舍，是由誠祥法師帶路的，因為發生了一點錯誤，他有一點引咎自責，下午參觀計劃中的佛教墓園，除了我們三部車子之外，還有二位女居士也開了一部，陪著我們同去，體聞法師也去了。

行車途中，誠祥法師坐在我們這部大車上，和我同座，我利用這個難得機會，向他作了一次簡短的訪問。我請他談一談來多

倫多的因緣，以及二十多年來興建道場的經過。這裡，我把誠祥法師的談話，扼要地記錄於下：

二十多年前，我與性空法師來到多倫多，這份因緣，應該歸功於紐約的應金玉堂居士，沒有她的支持和鼓勵，我們是不會到多倫多來的。

記得是那年加拿大蒙特婁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時候，應太太到蒙特婁開店做生意，順便到多倫多來，看到多倫多華人很多，却沒有一家佛寺，她是佛教徒，頗有感觸。回到紐約，她鼓勵我和性空法師到多倫多來成立佛寺，並且願意提供幾萬元給我們買個地方，作為佛堂。那時我們初到紐約不久，對多倫多非常生疏，不敢貿然接受應太太的好意，來買房子，只想先來看看，了解一下多倫多的環境。所以，我們初到多倫多時，是租房子住的，每個月的生活費用，還是依靠應太太的護持，她每月給我們二百元，作生活開支。

來到多倫多後，慢慢地認識了許多佛教徒，大家常常集會，可是，我們租房子做佛堂，總是不理想的，有時租期到了，房東不續租，我們只得找地方搬家，有些因為宗教信仰不同，不肯續租，又要搬家，總之，原因很多。我們感到沒有一個永久性的地方，不是辦法，常常搬家，固然麻煩，跟信徒們聯繫，也不方便。因此，我們決定買個永久性的場所，作弘法集會之用。感謝三寶的加被，許多信眾的熱心支持，我們買了一棟小型的民房做為佛寺，這就是昨天去參觀的南山寺。

有了永久性的地方，我們想要塑一尊大一點的佛像，後來佛像運到，因為太大了，小佛堂供不下，只得寄放在人家倉庫裡面。佛像是請來供的，如今，不能供奉，放在倉庫，我們時時感到不安，非常難過，許多信徒也是如此。一天，何雪明居士跟我談起，她們也為佛像沒有處供而難過着急，

她說，她有一塊二英畝空地，願意捐獻出來建寺，供奉佛像，要我們趕快化緣建寺。何居士是由香港移民來多倫多的，在香港的時候，她是皈依倭虛老法師的，我們也是倭老的學生，同一師門，由於這層關係，她對我們非常護持關懷。

建寺的土地有了，我們經過會商之後，決定發動向海內外募款建寺。在籌款興建期間，雖然遇到一些挫折，但是，在佛陀的光明照耀之下，湛山精舍的大雄寶殿終於建成了，佛像也供出來了。佛殿的工程費用，共耗資四十多萬。過了幾年，我們又在佛殿左邊，興建了一座觀音殿。觀音殿的面積，雖然僅有大雄寶殿的一半，但因工料漲價，共耗資一百多萬。將來，還要在大雄寶殿右邊，建一座地藏殿，完成湛山精舍的全部建築工程。地藏殿的籌備工作，現已就緒，只待申請動工。

湛山精舍接近郊區，距離中國人聚集的華埠很遠，四年之前，為了弘法活動方便起見，在華埠鄰近，買下了一座弘法精舍，專為弘法之用。因為我們人手不多，只有我和性空法師二人。所以，弘法精舍目前只有週末和週日開放，平時是不開放的。每個星期，我到弘法精舍領導大家靜坐。

佛菩薩的節日法會，我們都在湛山精舍舉行。因為，那裡地方較大，歷史也久，知道的人多，所以，參加法會的人，也相當多。每次法會發放的餐券統計，都有五千多張。當然，還有許多人，只來拜拜，不拿餐券的保守的估計，每逢大法會，參加的人，至少總有六七千人。

聽完了誠祥法師的說話，我深深地有所感觸，太虛大師說：『佛法弘法本在僧』，是一點不錯的。有出家人的地方，就會有佛教，這是必然的。不管這個出家人的才華如何，個人的德行如何，對佛法的義理了解如何，有出家人在，總比沒有出家人好。

多倫多的佛教，如果不是性空、誠祥法師前來開墾，也許今天還是一片空白，見不到佛寺和僧侶的出現。

下了高速公路，我們在二條雙向的單線道上行駛，開了很遠，向左轉入一條碎石子路面，車輪碾過，塵土飛揚。誠祥法師說，走錯了，不是這條路；他記得是一條柏油路，向右轉的。車子開到裡面，誠如誠祥法師所說，路走錯了，找不到那塊土地，性空法師也記不清楚了。同去的體聞法師，她是知道的，也知道性空法師走錯了，只因她的車子在後面，無法告訴性空法師，跟着他的錯路一直開着。我們紐約來的三部車子，油箱的油不多了，必需加油，因此，四部車子又向回頭開，到了加油站那裡，加滿了油，大家順便去了一下洗手間。現在改由體聞法師帶路，依舊照着原路向前走着，開了很遠，左轉進入一條柏油小道。誠祥法師又說：「又走錯了，不是這條路。」可是，當車子再向右邊轉了一下，前面車子停下來了，誠祥法師眼睛一亮，見到那棟藍色屋頂的房子，他又說道：「對了！就是這棟房子，怎麼被他們找到？」調皮的莊麗華，發覺誠祥法師的話前後矛盾，大笑不止，一再地學着誠祥法師說：「又走錯了，不是這條路。對了！就是這棟房子，怎麼被他們找到？」我為麗華擔心，要是誠祥法師知道她在取笑他，會不高興的！

在這塊二百英畝土地的前面，有一家人家，二個白人小孩在外面玩棒球，裡面突然竄出一條壯狗，奔向我們，我以為牠會有不友好或不禮貌的動作出現，小心戒備，誰知牠竟然是個親善大使，也像一個外交部長，熱情地陪着我们參觀這塊土地。這是一塊沙質的鬆軟土地，走在上面，像帶有彈性似的，非常舒服。地上長着一叢一叢的樹木，還有一排一排高大的高壓電綫鐵塔，這是一個重要的輸電地帶。我們走到裡面，有一處四週有着林木圍繞的地方，樂度法師似乎很中意，他想將來在那裡建個茅蓬靜修。但是，他不贊成將這塊土地開闢為公墓。他說，距離湛山精

舍太遠，將來管理上是很麻煩的，維修費用也是可觀的。

二百英畝，我仔細地算了一下，有台灣八十多甲土地，中國佛教會籌辦大學，正苦於找不到適當校地，假如這塊平坦的土地在台灣，給中國佛教會辦大學，那該多好？世間就是這麼不美滿。

赴何居士家應供

早經排定好了，今晚我們到何雪明居士家裡應供。何居士是湛山精舍有力的大護法，沒有她捐獻土地，湛山精舍不會很快順利的興建起來的。她家就在湛山精舍附近，開車很快就到了。

這是一棟新的住宅，也是一個高級住區，從室內的陳設來看，似乎搬來還不太久。房子是上下二層，下面有地下室，樓上有四五個房間，下面是客廳、廚房、和佛堂。房子建築非常考究，據說買了八十多萬。我們參觀每個房間時，在一個小型的房間裡，書桌上排列着一排中文書，其中有「唐詩三百首」等著名的中國文學名著，我猜想，這是何居士的書房。據說這棟房子，只有她一人居住，她的子女是住在別處。從書桌陳列的書籍看來，她對中國古典的文學修養是很深的。

今晚這頓素齋，內容非常豐富，一道一道的菜，至少有十多樣，而且口味甚佳。讓我借用宗才法師的話說，這二天我們是在「過年」。昨晚在文殊院吃的太多了，原想今晚要節食，但是，經不起美食的誘惑，還是吃了很多，我的體重大概又要增加了。

和我們同席吃飯的，還有一位吳素雲居士的先生，他們是印尼出生的華僑，在蘇嘉諾政府時代，印尼排華，他們回到中國大陸求學，不久又到了香港，沒有受到十年「文革」的波濤衝擊。後來移民來加，在多倫多定居。吳素雲居士的英文很好，每天都去湛山精舍，為外國參觀者做義務的說明介紹。（下轉第33頁）

是《辭典》之縮本。丁福保晚年有意將《辭典》校訂重版^⑩，惜四十年代末期國家陷於內戰及經濟潰亂，以致未能實現。丁氏於一九五二年去世後，無人承繼其遺志。事實上，要將《辭典》三萬多詞目逐一審查，擇其有缺漏者予以訂正及增補，及將漏收者加入，是一項艱巨工作。惟實力雄厚之佛教學術團體及出版機構，當無困難進行。如將《辭典》校訂重版，其功德不下於廣印經書以助弘法也。（全文完）

註釋：

① 吳稚暉《疇隱居士寒厓詩集序》，載丁福保《寒厓詩集》卷首，一九二六年上海。

② ③ 丁福保《疇隱居士自訂年譜》，載《佛學大辭典》初版卷首。

④ ⑨ 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·自序》

⑤ 丁福保《說文解字詁林·自序》

⑥ ⑦ ⑧ ⑩ 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·例言》

⑪ 此文載《慈航佛社成立十週年紀念論文集》第二卷，一九三六年廣州「慈航佛社」。一〇二至一一六頁。

⑫ 梁啟超《翻譯文學與佛典》，載梁氏《飲冰室合集》專集第四冊，一九三七年上海中華書局。八六頁。

⑬ 此書初版於一九三二年。一九七四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重印。

⑭ 趙國志《唐代道教與文學的關係》，一九六一年西安「陝西人民出版社」。五七至五九頁。

⑮ 樓宇烈《影印佛學大辭典說明》，載北京「文物出版社」重印該辭典卷首。

⑯ 梁鈞《回憶丁福保居士——紀念丁居士逝世十週年》，載一九六二年一月廿五日香港《工商日報》副刊。

（上接第29頁「記多倫多之行」）

吃過晚飯，我們回到客廳上吃茶，許多幫忙燒菜和招待的佛門道友，知道我們明天一早就要賦歸，大家有着依依不捨的惜別心情，紛紛合影留念。吳素雲居士更是熱情，請我們到她家中參觀，她的家就在何家附近，尚未吃晚飯的她，就陪着我們回家去了。她真是一個多才多藝了不起的家庭主婦，家中清理得一塵不染，乾乾淨淨，彷彿像極樂世界莊嚴佛國。她家房屋較大，上下二層，也有地下室。吳居士的先生是位修理名錶的特殊技術人員，地下室裡有着一個專用的工作室，放置着許多精密儀器。這是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。聽說，吳素雲居士過去還是一個天主教徒，未結婚前，曾經一度想進修道院做修女，想不到，她現在變成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了。

再見吧，多倫多！

我的生活習慣，每天清晨三時五十分起身，做我自定的功課。這幾天，雖然過着旅行生活，仍然沒有改變我的習慣。清晨外面下起雨來了，滴滴答答的雨水聲，劃破了清晨的寂靜了。今天是我們回去的日子，盥洗以後，整理了自己的行李，收拾一下房間，讓它回復原狀；門上的鑰匙，插在鎖頭上，容易給人發現。我去佛前禮佛靜坐，坐了很久，回到房裡喝水，再度回到佛殿的時候，石太太已在拜佛了。

何雪明與吳素雲居士等許多人，一早就到湛山精舍了，為我們送行。吃過早飯，我們禮佛辭行，也向主人告別了，帶着他們殷殷的關懷和祝福，提着行李上車。外面還在下着稀疏的雨點，他們送到車邊，合十為禮。車行的時候，隔着窗戶，我們又揮手相別。坐在車子裡，我默默地說着：「再見吧，湛山精舍！再見吧，多倫多！」

（完）

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寫於紐約海德公園。